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十五回 碧峰圖西洋各國 朝廷選掛印將軍

詩曰： 兩足江潮水色新，碧琉璃滑淨無塵。

潮回萬頃鋪平穀，風過千層簇細鱗。

野鷺沙鷗爭出沒，白蘋紅蓼倩精神。

個中浩蕩無窮趣，都屬中流舉釣人。

這詩是於忠肅公秋水詩，見得天下的水，都不似那個軟水。

卻說聖上聽得這個軟水，心上也有半分兒不喜，問說道：「似此軟水，明日要下西洋，卻怎麼得過去？」長老道：「貧僧也曾有個過的。」天師忽然搶著說道：「佛門軟弱，弱水也是軟弱，兩個都是一家，故此有個道理。」長老道：「不因軟弱，不得倒埋。」天師不覺的赤面通紅了，說道：「這又是舊文章來了。」聖旨道：「過了軟水洋，前面何如？」長老道：「軟水洋以南，還是南膳部洲；軟水洋以西去，卻是西牛賀洲了。」聖上道：「西牛賀洲是個甚麼地方？」長老道：「就卻叫做西洋國。」聖上道：「既叫做西洋，就在這裡止了。」長老道：「西洋是個總名，其中地理疆界，一國是一國，乞龍顏觀看這個經折兒，就見明白。」聖上起頭一看，才看見這一□八國，說道：「原來卻有這許多國土也。」長老道：「可知哩！第一國，金蓮寶象國；第二國，爪哇國；第三國，女兒國；第四國，蘇門答刺國；第五國，撒發國；第六國，淄山國；第七國，大葛蘭國；第八國，柯枝國；第九國，小葛蘭國；第□國，古俚國；第□一國，金眼國；第□二國，吸葛刺國；第□三國，木骨國；第□四國，忽魯國；第□五國，銀眼國；第□六國，阿丹國；第□七國，天方國；第□八國，豐都鬼國。」經折兒已自開得清，長老口裡又說得明。說得個萬歲爺心神飛度西洋國，恨不得伸手撈將玉璽來，說道：「國師，西洋的路程，朕已知道了，這個經折兒朕收下。卻不知下西洋還用多少官員？還用多少兵卒？你說來與朕聽著。」長老道：「下西洋用多少官員，用多少兵卒，貧僧也有一個小經折兒奉上朝廷，龍顏觀看。」聖旨道：「好，好，好。原來國師也有個經折兒，快接上來。」長老雙手舉起來，奉與聖上。

聖上接著，放在九龍金案上，近侍的展開，龍眼觀看。只見這個經折兒卻沒有那大青的顏色，也沒有那大綠的妝點，只是素素淨淨幾行字兒。聖上叫聲道：「近侍的，按著這個本兒上的字，念一遍與我聽著。」近侍的念著，說道：「第一行，『計開』二字。第二行，總兵官一員，掛征西大元帥之印。第三行，副總兵官一員，掛征西副元帥之印。第四行，左先鋒一員，掛征西左先鋒大將軍之印。第五行，右先鋒一員，掛征西右先鋒副將軍之印。第六行，五營大都督：中都、左都、右都、坐都、行都，各掛征西大都督之印。第七行，四哨副都督：參將、游擊、都事、把總，各掛征西副都督之印。第八行，指揮官一百員。第九行，千戶官一百五□員。第□行，百戶官五百員。第□一行，管糧草戶部官一員。第□二行，觀星斗陰陽官□員。第□三行，通譯番書教諭官□員。第□四行，通事的舍人□名。第□五行，打乾的餘丁□名。第□六行，管醫藥的醫官醫士一百三□二名。第□七行，三百六□行匠人，每行二□名。第□八行，雄兵勇士三萬名有零。第□九行，神樂觀道士二百五□名。第二□行，朝天宮道士二百五□名。」念畢，聖上道：「原來國師是個『法演三千界，胸藏百萬兵。』萬歲爺心上老大的驚異地說道：「還有天師當任何職？當填注在何方？」長老道：「天師照舊官銜，管理軍師事務，不必另加官職，故此不曾填注名姓。」萬歲爺道：「國師當任何職？當填注在何方？」長老道：「貧僧只好做個證明功德，故此不曾填注名姓。」萬歲爺道：「既是國師與天師不肯填注名字，料應是不敢把個官職相煩，這的朕不相強。只是明日出師之時，斬妖縛邪，在天師身上；扶危濟難，在國師身上。彼此都要用心竭力，馬到功成，旗開得勝，不負今日倚托之重，才稱朕心。」長老道：「貧僧和天師各當效力，不費聖心。」

萬歲爺道：「下西洋的路程，有了一個經折兒，朕已知道了。下西洋的官員兵卒，又有一個經折兒，朕又知道了。只是國師說道：『南朝去到西洋並無旱路，只有水路可通。』既是水路，雖則是個船隻，還用多少？還是怎麼樣的制度？國師，你心上可曾料理一番麼？」碧峰長老道：「過洋用的多少船隻，怎麼樣兒制度，貧僧也有一個經折兒奉上朝廷，龍眼觀看。」聖旨道：「妙，妙，妙。原來也有一個經折兒，快接上來。」長老雙手舉起來，奉與聖上。

聖上接著，放在九龍金案上，近侍的展開，龍眼觀看。只見這個經折兒又是大青大綠的故事。青的畫得是山，綠的畫得是海，海裡畫得是船，船又分得有個班數，每班又分得有個號數，不知總是多少班數，每班有多少號數。今番萬歲爺一天好事喜中喜，滿紙雲煙佳更佳，不叫近侍的來觀，只是龍眼親自觀看。只見頭一班畫的船，約有三□六號，每只船上有九道桅。那小字兒就填著說道：「寶船三□六號，長四□四丈四尺，闊一□八丈。」第二班畫的船約有一百八□號，每只船上有五道桅。那小字兒就填著說道：「戰船一百八□號，長一□八丈，闊六丈八尺。」第三班畫的船隻，約有三百號，每只船上有六道桅。那小字兒就填著說道：「坐船三百號，長二□四丈，闊九丈四尺。」第四班畫的船，約有七百號，每只船上有八道桅。那小字兒就填著說道：「馬船七百號，長三□七丈，闊一□五丈。」第五班畫的船，約有二百四□號，每只船上有七道桅。那小字兒就填著說道：「糧船二百四□號，長二□八丈，闊一□二丈。」船五班，共計一千四百五□六號，每一號船中間，有明三暗五的廳堂，有明五暗七的殿宇。每一號船上面，有三層天盤，每一層天盤裡面擺著二□四名官軍，日上看風看雲，夜來觀星觀斗。

這個經折兒萬歲爺看了，心上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怎見得一則以喜？因有了這個船隻，卻就到得西洋；到得西洋，卻就取得國璽，這不是個一則以喜？卻這個船數又多，製作又細，費用又大，須是支動天下一□三省的錢糧來方才夠用，這不是個一則以懼？萬歲爺終是取璽的心勝，不怕他甚麼事幹成幹不成。

此時已是落日銜山，昏鴉逐隊，聖旨一道，百官散班，著僧錄司迎送國師到於長乾上刹，各住持輪流供應；著道錄司迎送天師到於朝天宮，各道官輪流供應。萬歲爺退回乾靜宮，心裡有老大的費想。怎麼費想？卻說這個下西洋的事務重大，用度浩繁，一行一止，都在萬歲爺的心上經緯。到了九龍繡榻之上，睡不成寐，只見更又末，夜又長，果真是：

秋夜長，殊未央。月明白露澄清光，層城綺閣遙相望。川無梁，北風受節雁南翔，崇蘭委質時菊芳。鳴環曳履出長廊，為君秋夜搗衣裳。纖羅對鳳凰，丹綺雙鴛鴦，調砧亂杵思自傷。征夫萬里戍他鄉。鶴關音信斷，龍門道路長。君在天一方，寒衣徒自香。萬歲爺睡不成寐，叫起近侍的來，開了玲瓏八窗，捲起珠簾絳箔，只見萬里長空一輪明月，果真是：

三五月華流煙光，可憐懷歸道路長。

逾江越漢津無梁，遙遙思永夜茫茫。

昭君失寵辭上宮，蛾眉嬋娟臥氈穹。

胡人琵琶彈北風，漢家音信絕南鴻。

昭君此時怨畫工，可憐明月光朦朧。

節既秋兮天向寒，沅有漪兮湘有瀾。

沅湘糾合渺漫漫，洛陽才子憶長安，

可憐明月復團團。逐臣戀主心彌恪，

棄妾忘君情不薄。已悲芳歲徒淪落，

復恐紅顏坐銷鑠。可憐明月方照灼，

向影傾身比葵藿。一輪明月不至緊，

還有一天星斗，燦燦爛爛，果真是：

萬物之精為列星，庶民象兮元氣英。
認綽約兮其機槍，瞻瑤光兮其玉繩。
歌既稱兮列重耀，傳嘗聞兮還夜明。
牽牛服箱兮不以，今夕在戶兮識取。
辰參主兮為晉商，箕畢分兮見風雨。
為張華兮而見拆，感仲尼兮以常聚。
中方定兮作楚宮，三五彗兮彼在東。
子韋識宋公之德，史墨知吳國之凶。
軒轅大電兮繞樞，白帝華渚兮流虹。
東井漢祖兮興起，梁沛曹公兮居止。
驚嚴光兮帝共臥，笑戴逵兮自求死。
息夫指之兮獲罪，巫馬戴之兮出治。
燦連貝兮倚莎蘿，授人時兮命羲和。
二使兮隨之人蜀，五老兮觀之游河。
歲則降靈於方伯，昴則淪精於蕭何。
清為柳兮濁為畢，亂如兩兮隕如石。
天錢瞻兮於北落，老人指兮於南極。
任彼彗光兮竟天，然而聖朝兮妖不勝德。

萬歲爺對月有懷，因星有感，龍腹中猛然間想起一樁事來了，急傳旨意，宣上印綬監掌印的太監來。這叫做是個「殿上一呼，階下百諾」，旨意已到，誰敢有違。只見印綬監掌印的太監即時來到，跪著珠簾之外聽旨。萬歲爺道：「你是印綬監掌印的太監？」太監道：「奴婢是印綬監掌印的太監。」萬歲爺道：「你監裡可有餘剩的金銀印信麼？」太監道：「本監並沒有個餘剩的金印銀信。」萬歲爺道：「我原日過南京之時，四〇八兩重的坐龍金印，有若干顆數；五〇四兩重的站虎銀印，有若干顆數；三〇六兩重的螭虎印、走蛟印、盤蛇印、虬鬚印、龜紐印、鼈魚印、蝦鬚印，也不計其數。你職掌印綬，怎麼訊得一個沒有印？」太監道：「本監職掌印，俱是奉爺爺聖旨，禮部關會，篆文旋時鑄成一個印，旋時鑄上幾個字，這卻都是新的，並沒有個舊時印信。」萬歲爺道：「我這舊時的印信，到哪裡去了？」太監道：「既是舊時的印信，俱屬寶貝，敢在寶藏庫裡麼？」聖旨道：「急宜寶藏庫的庫官來。」原來寶藏庫設立的內殿，掌管的不是個庫官，也是個太監。一聲有旨，只見寶藏庫內太監飛星而來，磕頭如搗蒜，連聲稟道：「爺喚奴婢有何旨意？」萬歲爺道：「你寶藏庫裡，可有舊時的金、銀、銅、鐵的印信麼？」太監道：「有，有，有。」萬歲爺道：「你快把那四〇八兩重的坐龍金印，取過兩顆來；你再把五〇四兩重的站虎銀印，取過兩顆來；你再把三〇六兩重的螭虎印，取過五顆來；你再把三〇四兩重的虬鬚印，取過四顆來。」那寶藏庫的太監即時取過許多的印來，萬歲爺吩咐印綬監太監捧著。

此時正是金雞三唱，曙色朦朧，萬歲爺升殿，文武百官進朝。只見淨鞭三下響，文武兩班齊。聖上道：「今日文武百官都會集在這裡，朕有旨意，百官細聽數宣。」百官齊聲道：「萬歲，萬歲，萬萬歲！有何旨意，臣等欽承。」聖上道：「朕今日富有四海之內，貴為天子，上承千百代帝王之統緒，下開千百代帝王之將來。所有歷代帝王傳國璽，陷在西洋，朕甚憫焉，合行命將出師，掃蕩西洋，取其國璽。先用總兵官一員，掛征西大元帥之印，朕如今取出一顆坐龍金印在這裡，哪一員官肯去征西，即時出班掛印。」連問了三四聲，文官鴉悄不鳴，武班風停草止。

聖上又問了一回，只見班部中閃出四員官來，朝衣朝冠，手執象簡，一字兒跪在丹陛之前。聖上心裡想道：「這四員官莫非是個掛印的來了？」心裡又想道：「這四員官人物鄙萎，未可便就征西。」當駕的問道：「見朝的甚麼官員？」那第一員說道：「小臣是欽天監五官靈臺郎徐某。」第二員說道：「小臣是欽天監五官保章正張某。」第三員說道：「小臣是欽天監五官保章副陳某。」第四員說道：「小臣是欽天監五官絮壺正高某。」聖上道：「你們既是欽天監的官員，有何事進奏？」欽天監齊聲道：「臣等夜至三更，仰觀乾象，只見『帥心入斗口，光射尚書垣』，故此冒昧仰奏天庭。」聖上道：「帥心入斗口，敢是五府裡面公侯駙馬伯麼？」欽天監齊聲道：「公、侯、駙馬、伯應在右弼星上，不是斗口。」聖上道：「莫非六部裡面尚書、侍郎麼？」欽天監說道：「尚書、侍郎應在左弼星上，不是斗口。」聖上道：「既不是武將，又不是文官，卻哪裡去另尋一個將軍掛印？」欽天監道：「斗口係萬歲爺的左右近臣。」聖上道：「左右近臣不過是這些內官、太監，他們哪個去征得西洋，掛得帥印？」

只見殿東首班部中，履聲咭咭，環珮淨淨，閃出一位青年侯伯來，垂紳正笏，萬歲三呼。萬歲爺龍眼觀之，只見是個誠意伯劉某。聖上問道：「劉誠意有何奏章？」劉誠意道：「小臣保舉一位內臣，征得西，掛得印。」聖上道：「是哪一個？」劉誠意道：「現在司禮監掌印的太監，姓鄭名和。」聖上道：「怎見得他征得西、掛得印？」劉誠意道：「臣觀天文，察地理，知人間禍福，通過去未來。臣觀此人，若論他的身材，正是下停短兮上停長，必為宰相待君王；若是庶人生得此，金珠財寶滿倉箱。若論他的面部，正是面闊風頤，石崇擅千乘之富；虎頭燕頤，班超封萬里之侯。又且是河日海口，食祿千鍾，鐵面劍眉，兵權萬里。若論他的氣色，紅光橫自三陽，一生中須知財旺；黃氣發從高廣，旬日內必定還官。」聖上道：「只怕司禮監太監老了些。」劉誠意道：「乾薑火棗，越老越好。正是：龜息鶴形，純陽一夢還仙境；明珠入海，太公八〇遇文王。」聖上道：「卻怎麼又做太監？」劉誠意道：「只犯了些面似橘皮，孤刑有准；印堂太窄，妻子難留。故此在萬歲爺的駕下做個太監。」聖上道：「既是司禮監，可就是三寶太監麼？」左右近侍的說道：「就是三寶太監。」聖上道：「既是三寶太監下得西洋，掛得帥印，快傳旨意，宣他進朝。」即時傳下一道旨意。即時三寶太監跑進朝來，磕了頭，謝了旨。聖上道：「我今日出師命將，掃蕩西洋，取其國璽，要用總兵官一員，掛征西大元帥之印。劉誠意保你下得西洋，掛得帥印，你果是下得西洋麼？你果是掛得帥印麼？」三寶太監道：「奴婢仗著萬歲爺的洪福，情願立功海上，萬里揚威。奴婢是下得西洋，奴婢是掛得帥印！」聖旨道：「著印綬監遞印與他，著中書科寫敕與他。」三寶太監掛了印，領了敕，謝了恩，竟投丹墀下去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鳳凰池上聽鸞笙，司禮趨承舊有名。
袍笏滿朝朱履暗，弓刀千騎鐵衣明。
心源落落堪為將，膽氣堂堂合用兵。
捻指西番盡稽顙，一杯酒待故人傾。

聖上道：「征取西洋，次用副總兵官一員，掛征西副元帥之印，朕還取得有坐龍金印一顆在這裡，是哪一員肯去征西，出班掛印？」又問了一聲，還不見有人答應。聖上道：「適來欽天監照見『帥星入斗口，光射尚書垣』，司禮監是個斗口了。今番副元帥卻應在尚書垣。你們六部中須則著一個出來掛印。」道猶未已，只見右班中閃出一位大臣，垂紳正笏，萬歲三呼，說道：「臣願征西，臣願掛副元帥之印。」聖上把個龍眼觀看之時，這一位大臣，身長九尺，腰大圍，面闊口方，肌肥骨重。讀書而登進士之第，仕宦而歷諫議之郎。九轉三遷，踐樞陟要。先任三邊總制，吃萬里之長城；現居六部尚書，校八方之戎籍。參贊機務，為鹽為梅；中府協同，乃文乃武。堂堂相貌，說甚麼燕頤食肉之資；耿耿心懷，總是些馬革裹屍之志。正是：門迎珠履三千客，戶納貔貅百萬兵。原來是姓王名某，山東青州府人氏，現任兵部尚書。聖上道：「兵部尚書，你肯征進西洋麼？你肯掛副元帥之印麼？」王尚書道：「小臣仰仗天威，誓立功異域，萬里封侯。小臣願下西洋，小臣願掛副元帥之印。」聖旨道：「著印綬監遞印與他，著中

書科寫敕與他。」王尚書掛了印，領了敕，謝了恩，竟回本班而去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海岳儲精膽氣豪，班生彤管呂虔刀。
列星光射龍泉劍，瑞霧香生獸錦袍。
威震三邊勛業重，官居二品姓名高。
今朝再掛征西印，兩袖天風拂海濤。

聖上道：「征取西洋，要用左先鋒一員，掛征西左先鋒大將軍之印，朕取得有站虎銀印一顆在這裡，哪一員任左先鋒之職，願掛大將軍之印？」也一連問了幾聲，不見有個官員答應。怎麼問著個征西，偏再沒人肯答應？原來「下海」兩個字有些嚇怕人，故此文武官員等閒不敢開口。聖上又問上一聲，只見殿東首班部中閃出一位老臣來，履聲玷玷，環珮淨淨，原來是英國公張某，直至丹墀之內，三呼萬歲，稽首頓首，奏道：「微臣保舉兩員武官，堪充左右先鋒之職。」聖上道：「朕求一個左先鋒且不可得，老卿連右先鋒都有了，這都是個為國求賢，深得古大臣之體。但老卿保舉的是甚麼人？」英國公道：「他兩個人都是世胄之家，將門之子。執干戈而衛社，每參盟府之勛；侍孫武以為師，深達戎韜之略。一個虎頭燕頤，卷毛鬚，落腮鬍，長長大大，攀不倒的猛漢；一個銅肝鐵膽，回子鼻，銅鈴眼，粗粗畜，選得上的將軍。一個武藝高強，一任他大的鉞，小的斧，長的槍，短的劍，件件皆能；一個眼睛溜煞，憑著些遠的箭，近的錘，飛的彈，掣的鞭，般般盡會。一個站著，就是李天王降下凡塵，手裡只少一把降魔劍；一個坐下，恰如真武爺坐鎮北極，面前只少一桿七星旗。一個人如猛虎，馬賽飛龍，抹一角明幌幌，電閃旌旗日月高。一個威風動地，殺氣騰空，喝一聲黑沉沉，雷轟擊鼓山河震。一個是姓張名計，定遠人也，現任羽林左衛都指揮之職；一個姓劉名蔭，合肥人也，現任羽林右衛都指揮之職。這兩個武官下得西洋，掛得左右先鋒之印。」聖上道：「依卿所奏。」即時傳下兩道旨意，宣上羽林衛兩員官來。羽林衛兩員官即時宣上金鑾殿。萬歲爺龍眼看來，果真的不負英國公所舉。旨意道：「著印綬監各遞一顆站虎銀印與他，著中書科各寫一道先鋒敕與他。」兩員官各掛了印，各受了敕，各謝了恩，各回本衛而去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英傑天生膽氣豪，先鋒左右豈辭勞。
斗牛並射龍泉劍，雨露均霑獸錦袍。
九陛每承皇詔寵，雙眸慣識陣雲高。
此回一吸鯨波盡，歸向南朝讀六韜。

英國公也回本班而去。聖上道：「征取西洋，還用五營五員大都督，各掛征西大都督之印，還用四哨四員副都督，各掛征西副都督之印。印綬監有印在此，你們班部中不論文官武將，但有能征進西洋者，許即時出班掛印。」道猶未了，殿東首班部中又閃出一位老臣來，履聲王吉稽，環珮淨淨，原來是定國公徐某。他直至丹墀之內，三呼萬歲，稽首頓首，奏道：「三軍之命，懸於一將，用之者不得不慎。今日征進西洋，事非小可，五營四哨又非一人，依臣所奏，許文武各官保舉上來取用。」奉聖旨：「依卿所奏，許百官即推堪任正副都督的幾員來看。」這些文武百官奉了旨意，議舉所知五府都督，說道：「考核將材，本兵官的事。」打一個躬：「請兵部尚書定奪。」兵部尚書說道：「今日此舉，時刻有限，未可造次，須是你本官舉薦。」打一個躬：「請五府侯伯定奪。」定國公道：「今日選將出征，事務重大，難將一人手，掩得天下目。這如今或是哪一員堪任正都督，或是哪一員堪任副都督，先許五府侯伯指名推來，次用六部官簽名保結，次後本兵官裁定參詳，請旨定奪。如此再三，庶幾用不失人，前無僨事。」文武百官齊聲道：「老總兵言之有理。」即時間府中推出一員，部中簽名保結，本兵官裁定參詳。一會兒府中又推一員，部中簽名保結，本兵官裁定參詳。再等一會兒，府中又推一員，部中簽名保結，本兵官裁定參詳。再待一會兒，府中又推一員，部中簽名保結，本兵官裁定參詳。三推四保，五結六詳，七裁八定，頃刻裡把個長單填滿了。也有推了沒保結的，也有有保結過不得本兵官的。又推又保，又過得本兵官的，約有二員。百官俯伏丹墀，稽首頓首，奏道：「臣等舉保堪任正副都督的官員姓名，開具揭帖，進呈御覽，伏乞聖裁。」奉聖旨有點的是文武百官，欽此欽遵。

即時奉聖旨點了的衛命而來，拜舞丹墀之下。見朝已畢，當駕的說道：「五營五員大都督，站立丹墀中左側。四哨四員副都督，站立丹墀中右側。」鴻臚寺唱名，印綬監交印，中書科付敕。只見五營五員大都督，一字兒站著丹墀中左側，四哨四員副都督，一字兒站著丹墀中右側。鴻臚寺站在班首唱名，說道：「第一營第一員大都督，姓王名堂。」便應聲道：「有！」掛了印，領了敕，謝了恩，竟投階下而去。」第二營第二員大都督，姓黃名棟樑。」便應聲道：「有！」掛了印，領了敕，謝了恩，竟投階下而去。」第三營第三員大都督，姓金名天雷。」便應聲道：「有！」掛了印，領了敕，謝了恩，竟投階下而去。」第四營第四員大都督，姓王名明。」王明應聲道：「有！」掛了印，領了敕，謝了恩，竟投階下而去。」第五營第五員大都督，姓唐名英。」唐英應聲道：「有！」掛了印，領了敕，謝了恩，竟投階下而去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少年乘勇氣，五虎過烏孫。
力盡軍勞苦，功加上將恩。
曉風吹戍角，殘月倚城門。
共掛征西印，鯨波漾月痕。

五營五員大都督過了，就到四哨四員副都督。鴻臚寺又唱道：「第一哨第一員，姓黃名全彥。」應聲道：「有！」掛了印，領了敕，謝了恩，竟投階下而去。」第二哨第二員，姓許名以誠。」應聲道：「有！」掛了印，領了敕，謝了恩，竟投階下而去。」第三哨第三員，姓張名柏。」應聲道：「有！」掛了印，領了敕，謝了恩，竟投階下而去。」第四哨第四員，姓吳名成。」掛了印，領了敕，謝了恩，竟投階下而去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族亞齊安睦，風高漢武威。
營門連月轉，戍角逐煙催。
青海聞傳箭，天山報合圍。
今朝攜劍起，馬上疾如飛。

聖上道：「征取西洋，還要用指揮官一百員，千戶官一百五十員，百戶官五百員，著兵部尚書逐一推上來看，以便鑄印與他。」

卻不知聖上取到這些官有何重用處，卻不知兵部尚書取到哪些官上來復旨，且聽下回分解。